

認真過生活

交大資科系第一屆畢業生

——陳秋媛學姊

彭淑靜 採訪撰文

荀子有言：「人性本惡，」孟子則曰：「人性本善。」兩位哲人的見解，對於人性的分析，各有其理，但人性大抵善惡兼有之。今日要介紹的陳秋媛學姊卻很特別，或許可以這麼說，兩千多年前的孟子所遇著的人大概多數是像陳學姊這樣和善的人，孟子才會提出人性本善之說吧。

筆者與陳秋媛學姊結識於兩年半前，因陳學姊受校友會理事長鄧啓福教授之託，擔任交大友聲之總編輯。早已耳聞陳學姊教學認真，治學嚴謹，果然，自民國九十年八月擔任友聲總編輯至九十二年七月卸任，真真見識到陳學姊兢兢業業，完美執著的性格；而那兩年與陳學姊接觸，也體會到她凡事慈悲為懷，總是先顧慮別人，與人為善的個性；本次深入陳學姊專訪之後，更覺她的良善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接下來，您不妨聽聽陳秋媛學姊的故事。

她的成長

我 在家中排行老大，底下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根據我父母的說法，自小我的個性就很溫和，從來都不曾與弟弟妹妹爭東西，但是，弟弟妹妹就是怕我，覺得我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

另外一個特別的經驗是我的眼睛。大約在我四、五歲時，我們家的四個小孩同時出麻疹，父母親一時之間照顧不來，我因發高燒造成左眼斜視，後來還開刀矯正，但只能彌補一部份，無法完全治好。也因此，父母親特別關注我的眼睛，在我讀書時，三不五時來巡視，看看我的眼睛和書本有沒有保持三十公分的距

離，而且，怕我眼睛太累，也不准我看書本以外的參考書。父母親花了很多時間“盯”我的眼睛，結局是，我的左眼雖弱視，但右眼至今沒有近視；也由於他們花了很多精神在我的眼睛上，沒有力氣再去盯弟弟妹妹們，因此，我的弟弟妹妹個個四眼田雞。這真是始料未及——眼睛壞的，沒有近視；眼睛好的，全成了近視眼！

還有一幕也令我印象深刻。唸幼稚園大班時，所有的大班小朋友都要表演大會舞「泥娃娃」，當我知道表演服裝要自己花錢做、而且要花很多錢時，我就告訴老師說我不要去表演了，這事我一直沒告訴過我的父母。我說不出為什麼，一個只有大班年紀的孩子，已能體諒家境不好、父母辛勞，而不願增加父母的負擔。至今我仍記得，全部的同学都在表演，而我在旁邊看著，不能下去表演。

我從小功課就不錯，人緣也好，所以常常當班長。可是說真的，我不喜歡當班長！我喜歡自由自在、不受約束、不喜歡被管轄，我總覺得每個人不是應該管好自己嗎？自由是很可貴的，為何還要讓別人來管，多奇怪。由於不喜歡被管束，因此，我對自己的要求反而更加嚴格，包括後來的讀書過程以及現在的研究與教學。

我的好勝心很強，凡事力求完美。記得當時我就讀的國中，每一年、每個年級的全校第一名都是男生，但我始終不相信男生一定比女生厲害。不服輸的個性，加上家境不好、父母感情又失和，我告訴自己：「如果不認真唸書，這輩子就一定完了。」於是我發奮唸書，除了睡覺的時間之外，幾乎整天都在讀書，常常讀到父母親叫我不再讀了，趕我出去玩。也因此，我國中三年的成績都是全



▲ 資料系第一屆的五位學姐們，攝於博愛校區、左至右為：黃瑞芬、鄧美蘭、張思平、陳秋媛、黃富惠（照片／文字：陳秋媛學姊）

年級第一名。

另外一段插曲，也對我的人生有著關鍵的影響。記得國一新生訓練時，看到其他班級的導師年輕又漂亮，只有我們班的導師老老的，心裡頭好失望，卻沒料到這位老師是教數學的，經驗豐富，教得非常好，我因此愛上了數學。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解各式各樣的數學題，有時遇到難題，



▲ 資科系第一屆的同學會，約攝於 17 年前、地點應該是九龍宿舍區裡的餐廳
(照片/文字: 陳秋媛學姊)

解它個一百次也不厭煩，總之非把它給解出來不可。我現在常會想到：如果當年的導師是位年輕漂亮的美眉，而非那位老老的數學老師，我恐怕不會愛上數學，我的人生也將完全不同於現在吧！我們就是常常被一些「外相」給蒙蔽，看不出真正好東西吧。

大學生涯

當年在填寫志願時，其實搞不太清楚「資訊科學系」是要做什麼的，只覺得「資訊科學」聽起來還不錯，於是就這樣進入了交大資科系，在當年，資科系可是比資工系還難考的呢！

由於我們班上是交大資科系的第一屆，上無自己系上的學長姊、下無學弟妹，也許就是這種孤零零的感覺，讓我們全班變得非常團結，無論參加什麼比賽都表現非常優異；而且，全班都非常認真讀書，許多教過我們班的老師都說，「從來沒教過這麼認真的班級。」

我唸大一時，全室室友的感情很好。記得剛搬進宿舍要打掃時，大家都搶著打掃，沒有人當大小姐。我是一個很念舊的人，當年那幾位大一室友送我當生日禮物的梳子，我一直用到了今天，已經廿三年了呢（啊！真是時光匆匆）。

大學四年，我大概是全班「上課問問題」最多的人。我不太喜歡抄筆記，原因是我寫字寫的慢，常常還沒抄完，老師就擦掉了；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認為上課時聽懂老師所言，比一字不漏的抄下黑板上的字來的重要。所以為了要弄懂老師所教的內容，在課堂上，我的腦筋都一直在運轉思考中，因此我的問題也就特別多，也特別敢舉手發問。

大二時，家裡頭的經濟狀況出了問題。記得暑假回家時，我們一家六口，每天只有一百元的買菜錢。我的母親把買菜這個重責大任交給我，到了菜市場，我都是撿最便宜的菜來買，每每看到別人的菜籃裡有水果，我就羨慕的不得了。

我決心要突破這經濟上的困境。那時電物系的同學去培英國中和建華國中發家教傳單，他們非常好心，把得到的第一個家教分給了我。我至今都很感謝那幾位電物系的同學，幫了我很大的忙。從大二起，我就沒向家裡拿過學費、生活費，一切靠自己。

大三下學期，因為加入田徑隊，我認識了現在的另一半——陳明璋，他是交大應數 67 級的學長。這裡頭有段關於梅竹賽的深刻回憶：當時我們交大田徑隊背負一個很重要的責任——梅竹賽的「大隊接力」項目一定要贏過清華。因為在這之前，交大的大隊接力已經輸給清華很多年了，交大田徑隊士氣低落，很多跑的快的好手不肯出來跑，甚至認為不可能跑贏清華了。

其實，交大會輸都是因為接棒練習不夠，加上前後棒次的人變動頻繁，因「掉棒」而輸。因此，經過分析後，我們不再只以「跑的快」作為挑選選手的標



▲ 陳秋媛學姐與陳明璋學長於 72 年梅竹賽後高舉梅竹總錦標獎盃（照片／文字：陳秋媛學姊）

關於資科系

準；相反的，如果有一位選手雖然跑的較慢，但每次練習都準時到場，我們反而選他參加正式比賽。記得賽前的每天早上六點鐘，我們田徑隊隊員的工作，就是一間一間寢室去叫醒交大的選手們出來練習。當時的郭南宏校長更是積極，不但供應選手們早餐，還常常來巡視、加油打氣。

那一年，我們贏了清華好多好多，雖然中間還是有掉棒，但交大還是贏了。那一年的梅竹賽，交大以 10:1 大勝清華！

我在唸資科系時，由於資科系才剛成立，師資不足，當時的系主任黃為德教授，從應數系請了好幾位老師來教我們的數學課程。我的「微積分」老師，是現在已經退休的林朝枝教授；「線性代數」老師，為現任清大理學院許世壁院長，許院長當時任教於交大；「工程數學」老師，是邵錦昌教授；「機率」老師，是現在已經退休的韋金昌教授；「高等微積分」老師，為前中正大學校長鄭國順教授，當時鄭教授也在交大任教。這些老師都教的很好，他們引發我對數學產生濃厚的興趣。

記得大一時，我經常一整個週末都在做「微積分」的習題，還將書上一題題的習題都寫了解答！大二時，瘋狂迷上「線性代數」，我讀到書上一整章的內容，我可以濃縮、再濃縮，最後只用一句話表達出來；之後，再將那一句話展開、再展開，回復成原來一整章的內容。

大四時，我決定報考交大應數研究所。後來，我考進了「應數系的組合數學組」，巧的是，我是交大資科系第一屆的學生，也是交大應數所組合數學組的第一屆學生。

人生方向

從小，我就一直有個想法：「如果一切都被命運決定，那活著一天也沒意思」。我深信人的命運，“絕對是”可以改變的！

大三的下學期，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未來到底要做什麼？」我曾請教了幾位師長，但都沒有獲得滿意的答案，於是我決定自己來解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對自己的個性做了一些分析，我發現自己是一個「個性單純，走直線、不太能轉彎」的人；我也不喜歡黨派，也不能賺朋友的錢，甚至如果朋友向我借東西、而那樣東西我恰好有兩個時，我會把好的借給他、不好的留給自己用，因此，我知道自己不適合從商。

曾經有一位朋友向我提到，當台灣股市跌到三千點時，他就要進場買股票。我不太能認同這種想法，我總覺得這不過是把錢由別人的口袋、移進自己的口袋罷了，這樣賺了錢也沒什麼好高興的，因為別人不也是自己的同胞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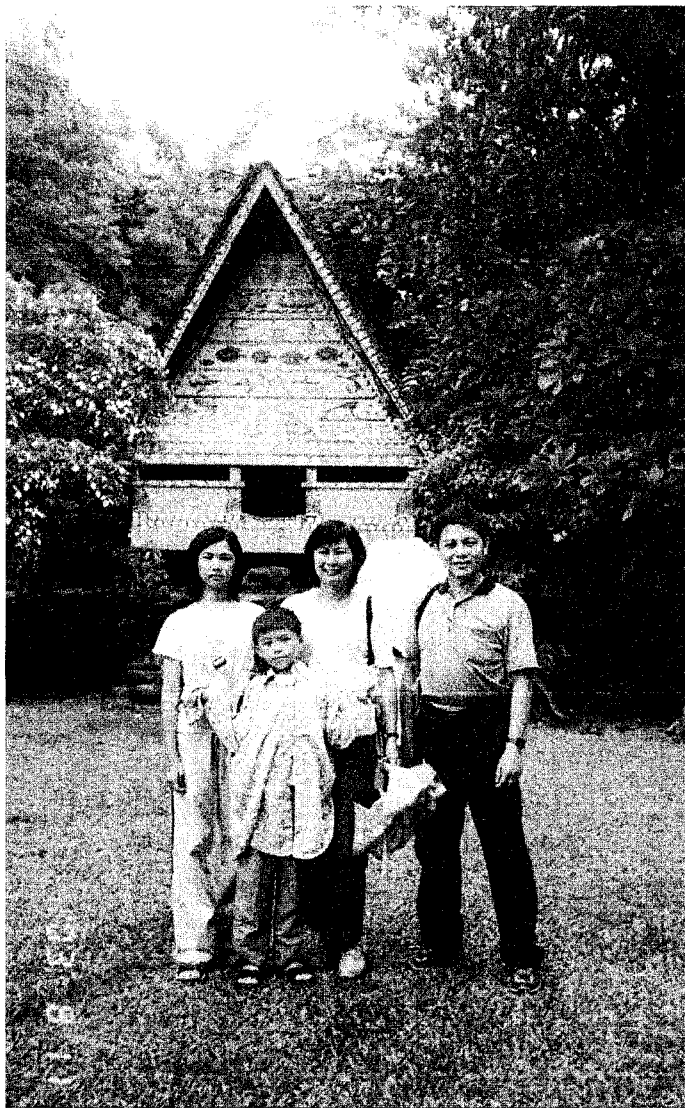
唸博士班時，我曾經在中央研究院做過研究助理，我覺得像中央研究院那樣“純研究”的工作也不適合我，因為我希望能跟人接觸，我希望我的工作能影響一些人，對社會有一些些貢獻。

大約是在唸博士班四年級時，我決定要當一位老師。

特別的啓示

我父親的教育觀念很特別，從小他就不准我們補習和買參考書，養成我一遇到不懂的地方一定要在課堂中解決，而這樣獨立自主的求學過程，也影響我日後教學與做研究的態度。此外，我的父親也要求我們，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絕對不允許我或弟弟妹妹們申請「清寒獎學金」，因為他怕有人比我們更需要它。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國外影片，片中男主角與其父親的對話，讓我銘記在心。男主角向他的父親詢問某個決定好不好，結果他的父親沒有幫他拿主意，只跟他說：「Son, you are already twenty. You should make up your own decision.」我總覺得中國人管小孩管的太多了，總是替小孩決定這個那個，讀哪個學校？唸什麼



▲ 陳秋媛學姐與陳明璋學長全家福——92年於帛琉（照片／文字：陳秋媛學姊）

系？結婚的對象條件？要住在哪裡？．．．這樣反而剝奪了小孩的成長空間，產生更多不良的影響。

傑出教學獎

我想我的運氣真的是很好，評審委員也真的是對我很好，才會獲得學校的傑出教學獎吧。我經常提醒自己：教育是良心事業，如果一節課沒有教好，則時光不會倒流，我也永遠無法彌補學生這一節課的損失。因此，我要求自己：努力教學、關心學生，讓學生對課程感到興趣，從而自動自發地去學習。我深信這樣做比用點名或威脅當掉他們的方式有效。

老師們的一言一行，對學生的影響很大，因此我相當注意自己的言行。我也花了很多功夫在認識學生上，希望能夠藉此拉近彼此距離。有時在路上，遇到很久以前教過的學生，我還叫得出他們的名字，學生們通常很訝異，我怎麼還記得他們？現任交大電資學院副院長的李素瑛學姊，就是我的好榜樣。李學姊每次遇到我們這些學弟妹們，總會親切的叫住我們，和我們閒聊幾句，問問我們最近過的好不好等等；這樣的情誼，總讓人倍覺溫馨。

對於學生，我認為，只要真心的付出，那怕頑石也會點頭；師生就像是同在一條船上，惟有一起合作、一起搖槳，船才會走的又穩、又遠。

對交大學子的期許

由於我曾經是田徑選手，知道一秒鐘可以跑很遠，所以我認為，「人生中的每一分鐘都很寶貴！」我常聽到一些人說，他們這一次只是去考考看，萬一沒有考好，就再考一次。說實在的，我從來不相信這一套理論。既然還有時間去想如果沒有考好、就如何如何的，那表示沒有盡全力，要是盡了全力，就不會有空去想退路了。

現在很多學生花很多時間在玩電玩、打逼，該上課的時間反而翹課，我真替這些孩子感到憂心——年輕的歲月、年輕的生命，怎是如此虛擲？！

有學生向我提起，電玩不完全是壞事，像他的志向就是想要成為遊戲軟體的設計專家。話是沒錯，不過，我還是希望他們對社會要有一份責任心，能設計出有關環保、公益、愛護地球等等議題的電玩，而不是只有打打殺殺的內容而已。

認真過生活

我常常覺得，「每個人扮演好自己那顆小螺絲釘的角色，這個社會就會變的很好！」我曾經和孩子們一同到美國遊學，從我的 host mother 那兒得到一句箴言，「Work hard and believe in God.」也說明了這個道理。

感謝

在交大讀書和教學這麼多年，要感謝的人真的很多，無法一一提及。在此，我想特別跟我的碩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徐力行教授和張瑞川教授說聲謝謝；跟我的「演算法」課程老師蔡中川教授說聲謝謝；跟在我準備博士班資格考時，常常幫我解答「作業系統」各種疑難雜症的黃國安教授說聲謝謝；以及在研究上給我很多鼓勵、幫我很多忙的黃光明教授、張鎮華教授、林松山教授說聲謝謝！

後記

訪談最後，陳學姊與我們分享廣欽老和尚開示錄中的一句話，「起心動念，就是自己不對！」她說，「廣欽老和尚開示錄」值得讀一百遍；其中的這一句話，每每她要發起脾氣時，一想到這句話，脾氣就沒有了，或是，當她煩惱的不得了時，一想起這句話，煩惱就消失了。

陳學姊的另一項佛緣是她長年茹素，每次友聲雜誌社要開年度編輯委員會，陳學姊的那一份午餐一定是素的。好奇的詢問過她，原來是她婆婆生病時，全家一起茹素為老人家祈福，雖然婆婆已過世，但她也沒再恢復葷食。

在一切講求功效與速度的現代社會，陳學姊的故事給我們另一番視野——簡樸、認真地過生活，更能讓人心靈自在、安定，正如陳學姊分享有關“鴨子”的座右銘：「做人要像鴨子一樣，鴨子在水面上很平靜，但其實牠在水面下可是很努力的划水喔！」

陳秋媛學姊小檔案：

學歷：交通大學資工所博士 1990年

交通大學應數所碩士 1986年

交通大學資科系學士 1984年

現職：交通大學應數系教授

榮譽：交通大學90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交通大學88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交通大學應數系88學年度薪傳教學獎